正誼堂全書

ダニ 13
743
18

門仁13
號76
卷18

朱子文集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卑矣彼猶以爲涊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

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頒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

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
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
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
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
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
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
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
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
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
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

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
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
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
歹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
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
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
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
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

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眾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牓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日見其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

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

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容於闔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眾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陰陽之變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

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

日居之蓋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眞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

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

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雩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

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灑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閒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殊焉

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

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懍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

乃如此閒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髣髴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絕非車塵馬迹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

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祲因牖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宴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

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侖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卽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子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憮然曰其大人出家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鄉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

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閒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緡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子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婺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爰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陬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莫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

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值大祲奸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

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悕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賑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懍懍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爲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

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蚤同師門游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子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子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子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幷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掞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卽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淸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樹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

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撰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壯贈朝請郎毛公棨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眞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及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遺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縝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

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閒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幷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
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
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
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
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
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
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
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
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
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
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牓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
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
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
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
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
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
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
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
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塵
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

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閒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閒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麤之閒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閒乎子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閒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

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其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閒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

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絃誦之聲然又不二三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開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

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閒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歐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墮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侖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朱子文集卷之九終

同溫公文正範公諸書局重修
福州府儒學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饒　新仲卿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全校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
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
民閟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
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
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
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
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

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
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拚除
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召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
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歎
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
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
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
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其德六曰君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
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
閒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
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
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風俗美盛而非
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
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
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閒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
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
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
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
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

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子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笞兵萬里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以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牧齋記

余為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閉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

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
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
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
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
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
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抉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
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
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閒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
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纏綿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
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
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强而
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
或者怵迫勢利睢睢軒冕印敝之閒老而不能歸或歸矣
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
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
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
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
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

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游於堂上尚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空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閒牓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閒奔迫澎湃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

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
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踞而息澗西
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
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
石如齦齶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
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
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
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腳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
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
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跌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
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槉亏突
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
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
爲軒窗可坐可臥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
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閒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
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
閒所謂晦庵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

層嶂其脊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梢檜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閒隙俯仰其閒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迴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寘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畝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閒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鬬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閒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晨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瘧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
滴水成坎大如桮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
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嵓岑古木彌覆藤
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
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陳下水
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
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
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鼎峙下瞰絕
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
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

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
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
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
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
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
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
衣巾皆溼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
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
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
宅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

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閒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麤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幷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絶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庵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涪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

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
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
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
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
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
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
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髣
髴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
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
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

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
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
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盛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
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
使人於武夷山閒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
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子城之西北
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狹壅鬱爲病有宋乾
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
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宇而部使者

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幷斥左右佛舍寘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晛晛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敎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敎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敎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敎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幷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敎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敎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敎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敎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

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元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敦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

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閒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其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兢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黓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洛閩百世之

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與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

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部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鐫石刻之實諸郡學講堂之上以竢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

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澈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則又何足道哉顧子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

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敎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昔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閒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亦閔閔焉惟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寘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敎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閒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

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又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三邑之長陳君貊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

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適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莅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遺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

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
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
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
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
月己酉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
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敕額
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
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鄙始因舊

址列屋數間牖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
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
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
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
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劄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
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
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
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易之所
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

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燕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實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燕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

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

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閒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達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與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余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未輸者繩屬爭先視貸籍無侖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閒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莞鑰

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子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册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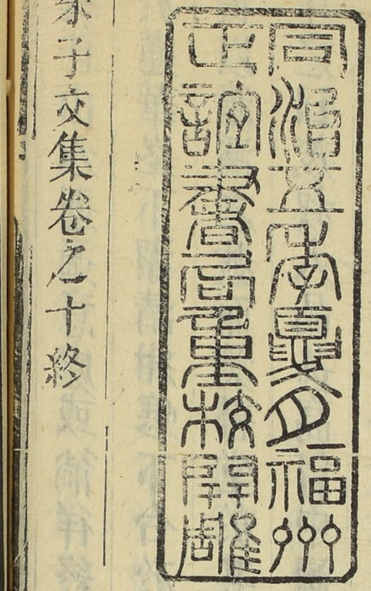
於學校庠塾之閒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免爲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閒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子文以記之子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子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讀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

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
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
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
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
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
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
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
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
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
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寘手版歸取
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
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
違教命蓋不惟以抵辠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
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

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郡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枝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雖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遒鐸人覆校

長樂梁傅年子巖分校

邵武傅作梅和羹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欿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

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

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

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
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
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
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
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
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
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閒審之言行
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
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
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
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
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
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劉氏甥瑾
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
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

而又衛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閒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誦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卽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

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旣得官卽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擧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旣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

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眞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閒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
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
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
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
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
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
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
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
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
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
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
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溺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韙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

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

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夭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屛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麤加檃栝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

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黃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黃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眞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

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詘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龜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

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evidently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揣一辭於其閒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

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騖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閒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閒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玉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譅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蝎瑣細

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擧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册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

喜爲詩渾厚質直惻愴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詬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有以

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閒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欷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

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懍懍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彊隱然眞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旣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晩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稾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隱栝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無事依舉要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甲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以備歲年而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閒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歿其弟定叟裒其故稾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鄙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閒始皆

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閒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稾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閒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媿其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上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十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

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窮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

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于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晏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祗承德意始復相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匊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

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强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學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闔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閭處則杜門讀書以對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乎其未嘗有歎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候矣翛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眾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游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游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閒闊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繫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游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

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
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
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
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
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於懷也則
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
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
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
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
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
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
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
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
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
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
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
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
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

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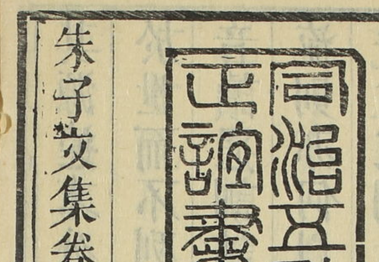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弃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弃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開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

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
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
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
微無閒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
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
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
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
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
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
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

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
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
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
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
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
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
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
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
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
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

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黃則伊子莘分校
侯官楊廷傳心貺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終